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范衷

檢討

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

臣馮曰琮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碑墓表

明

金谿孔子廟學碑

宋 濂

金谿縣令李子敬修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
仍其舊罅漏者補苴之黯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
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為間者三崇二

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其十尺肄業之舍為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歸然獨存是固有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為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教諭曾易徵文於濂瀛序其故而系之以詩廟學緣起若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靈

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
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著懸矧茲鄉學可不亟圖
孰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赴川增其從之者緝
緝繩繩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甍文稅丹楹氣象
改觀煥乎文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廬式寧其
軀匪居之為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行其氣夜
發星流虹轉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為勗惟形是
踐我作我詩為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

敬之無斁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聖濟廟者初興於贛漸流布於四方所在郡縣多有之神蓋姓石氏名固贛人也生於秦代既沒能發祥為神漢高六年遣潁陰灌懿侯嬰畧定江南至贛贛時屬豫章郡與南粵接壤尉陀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於絕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而有功館神於崇福里人稱為石固王廟唐大中元年里民周諒被酒為魅所惑墜於崖

下符爽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所禳諒即返其廬爽見
神來護之於是卜貢江東之雷岡相率造新廟瘞石為
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為之晦冥錄事吳君暨司
戶蕭君令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
逮今祀為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有
二洲曰藍澱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涸隱起若岡阜舟
楫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遘焉亟傲靈於
廟水清漲者八尺清漲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

年夏五月不雨徧禁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鬱
孤臺燭未見跋甘霖傾瀉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
於庫庾林顏正佩郡章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
風滅火六年復災耄倪遙望雷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
雲四合大雨驟至虐燄頓息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孟氏
駐蹕於贛金人深入至造水髣髴覩神擁陰兵甚衆乃
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為郡欲新神之宮召大姓二
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銳郭文振心計開敏宜為糾

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為正
副字雜封之令自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
書者二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宮成二十七年禁
兵合山寇據城逆命子女玉帛驅輦殆盡高宗命都統
制李耕穢之陰靈挾逆風為患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
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祠以
牲牢乞陰兵為助者淳熙十六年歲當大比州人士劉
文粲以夢徵於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立因更名筌遂

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溢城不浸者三版
民懼為魚泣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黥卒朱先
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旨除荆襄監軍陳塏提
刑江西仍護諸將致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竄番
禺爾宜速圖塏密命胡巖起李強疾趨至贛合三寨兵
戮之淳祐七年湖南夷獠曾甲嘯聚倡亂聲搖江右部
使者鄭逢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兇徒沮駭
卒就殄滅九年安遠崔文廣為變倚石壁作窟穴潼川

姚希得來持憲節駐兵守之久且弗拔寇見雲中若旗
幟飛翻其膽遂落渠魁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獄胥
吏受賕擄掠良民使之承左司吳革疑焉神告以兆卒
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閩卒張彥真入廟舌吐數寸足
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頗悉類有人鞠讞之蓋神之顯靈
其事不翅數百而於雨暘疫癘之禱驗者尤夥備見於
唐宋碑碣及嘉濟實錄濂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書
者可以例知也宋寶慶間莆田傅巽為贛縣東尉豔神

之為撰為繇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答吉凶往往如神
面語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楊溥時以神能
禦菑捍患有合祭法署為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
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為護國普仁崇
惠靈應聖烈忠佑王復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可謂備矣
至若高宗所賜赭黃袍纏絲碼碯帶及南唐李煜五龍
硯至今猶藏廟中云濂稽諸經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
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以神為可依故

建是祠祀之制也世之號為儒者多指鬼神於茫昧稍與語及之弗以為誣則斥以為惑不幾於悖經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耶何其與世人異也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入翰林為學士心久竒之今故特徇祝史章法凱之請為撰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粵第遣

陸賈賈壘綬立佗為南粵王濂按傳記所載嬰之略定
豫章在六年庚子佗之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
前惡知不來侵境而嬰擊退之耶恐史家以其事微故
畧之爾敢并及之系之以詩曰神雷之岡翠嶮嵯五螭
天矯含精徽崇祠四阿儼翬飛像變翕施五采施陰爽
襲人動曾颺發祥傳自炎劉初粵氛侵徼告捷期豈或
天星隕魄為降靈於人贊化機以石為氏理則宜大中
卜遷墨食龜有聲泐泐達四垂風霆號令疑所司斥逐

厲鬼暘雨時禾稷穰穰歲不饑編氓鼓腹酣以嬉建炎
火德值中衰宮車駐驛贛水廩完顏黥卒大步追神兵
暗樹雲中旗卷甲疾走如竄貍莫徭嘯呼引獠夷禁軍
荷殺據城陴屠劉壯健到嬰兒威神有赫助王師一殲
兇豎無孑遺貢江水落洲如坻巨舟皆膠牢弗移鞠躬
再拜叩靈壩赤日火烈雲不衣洪濤清漲沒石磯陰翊
王度功何疑紫泥鸞誥自天題爵為眞王手執圭風馬
雲輿時往來赭袍籠黃帶纏絲五龍寶硯角鬣奇襲藏

山中夜吐輝陽陰翰運無端倪君蒿悽愴如見之休咎
有徵神所持委以恍惚邈難知奚不來索庭中碑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
所建也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
劍一舍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熒然於是建寶塔
取舍利藏焉改千福為繩金塔院落成之日熟梅檀香
香氣鬱結空濛中僧伽大士顯形其上正與塔輪相直

萬目咸覩疑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鳩錢二十五萬修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來佩郡符復倡葺之一日塔形倒現於冶工游氏家上廣下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宇鞠為樵薪茲塔頽壁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慧各抽衣盂之資剏庫堂於東偏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清泉

蘭若僧道溟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薰爐向塔前發大弘願誓盡今生為之持歷走民間施者多應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臂自顛墜稠人中咸無所損傷又五色光起塔間圍繞良久而沒冬十一月塔完塔凡七成成各六稜環以峻宇前敝小殿以奉僧伽太士欄檻堅緻洞戶玲瓏簷牙翬飛寶鐸如語已酉春道溟示寂匡弘等益聚施者之財造釋伽寶殿搏土以肖三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中塋曼殊師利普賢觀自在三

尊像莊嚴巖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三門門內
甃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則甲
寅冬十一月也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樹塔立廟所以使
其見像起信信為一切功德母萬善皆自此生非徒聳
觀瞻而已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隲生民廢
而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溟之與三比丘精進弗懈終
能遂所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弘等
不遠千餘里來請予記因為歷序其事而係之以贊曰

稽首大慈父利益於羣生寶塔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
起霄漢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遙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
登伽藍已足攝驕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
國人杖錫來洪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舍利羅光耀奪人
目其數過三百封緘重瘞之樹塔鎮其上四衆方合禮
香霧空濛中乃見僧伽像作彼慈憫相身被鬱多羅手
執青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惱故成壞雖相尋神幻
終不滅影倒冶工家下銳而上弘化導於衆生示以順

逆故忽遭戎馬興鞠為楸鬻場巋然撼風雨中有不壞
者溟等發弘願誓加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于塔表
萬目皆瞻仰以為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
楯互周匝洞戶各軒敞帝網日交叅寶珠仍絢爛繪畫
諸菩薩以及天龍象擁護於後先生憚若飛動自茲彈
指間湧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徧一切
處畢方不敢見永無鬱攸孽人見有為迹不知皆無為
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樓閣內

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間即墮外邪見

豫章許韋二君功德碑

胡儼

豫章許韋二君者晉旌陽令許君江西觀察使韋君也
按道書許君名遜字敏之其先汝南人漢末其父避地
豫章之南昌因家焉敏之自少博學于天文地理陰陽
律歷經緯之書靡不貫通尤嗜神仙修煉之術初得西
安吳猛所傳精修不懈道德日尊乃以晉太康元年起
為蜀之旌陽令表忠孝除煩苛開諭善道吏民化服點

石變金代民輸賦標竹施水病者以甦慈惠之政流聞
遠邇感慕之至形諸歌謠既而棄官東歸遊嵩陽聞丹
陽有女師謚母者多道術往師之得寶書符券斬邪飛
步之法于是誅海昏巨蟒以除民殃斬江湖老蛟以息
水患川澤無罔象之虞山林絕魑魅之怪復冶金作柱
以鎮昏墊環千里之間民物奠安其功大矣韋君名丹
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唐秦州都
督琨之元孫太師顏魯公之甥孫也文明以世胄之華

又從學魯公故其識見才器超于等倫其歷官遷次所至政績具見唐史及韓文公墓銘今獨以其觀察江西者書之文明之治江西也罷八州冗食以紓民財教民陶瓦以免火憂築堤捍江疏斗門以走潦水民不陷溺開濬陂塘以灌田疇而民足衣食又為南北市營以舍諸軍歲旱則募人就工而人不病饑復為長衢夾兩營東西七里而人去溲污凡為民去害興利殫厥心無遺便所以垂裕于後者其功亦懋矣二君於民功德若此

而報祀不舉豈非曠典歟祭法曰德施于民則祀之能
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由此而言二君之祀
於禮為宜然舉而行之則存乎其人焉按察使臨漳石
公璞有猷有為刑清政簡乃舉二君之事封章上聞遂
命禮官具祀冊每歲春秋方面重臣揆時備物祀祠下
諸公奉命惟謹許君仍舊觀以祀即鐵柱延真宮也乃
作新祠于觀中西北以祀韋君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表昔賢沒世之功德舉千載因循之曠典達思慕無窮

之人心石公之言朝廷之命一舉而並得之矣儼郡人也報本之心同于齊民既書二君之功德又復系之以詞曰粵若旌陽天賜非常積仁潔行規圓矩方製錦於蜀豈弟慈祥化金代輸民歸流亡標竹置水沈疴獲康作民父母頌聲洋洋解組而歸送者裹糧神母授受金錄玉章呼召風霆陰陽翕張毒蟒據穴百里罹殃耄倪感頌君心憫傷老蛟變幻江湖茫茫人將魚鼈給我慎卽化健卧沙匿潛湖湘誅蟒斬蛟神化無方耕桑奠居

厥功莫量表表武陽勛公之孫教育外祖魯公之門高
朗振邁出類超羣敷歷中外益茂厥聞爰來豫章觀察
八州罷除冗食財用以周易茅陶瓦民無火憂築堤捍
江疏竇走潦水患永息民獲相保原野甌窶時罔有秋
滌陂濬塘禾稼滿篝生遂樂利斯民之休千里湖山惠
施仁流元和政績卓然罕儔簡在帝心琢碑以留歷世
滋久浮屠遺丘侃侃石公論世尚友昭茲祀典實貽諸
後神功休德同垂不朽

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碑

豫章城南有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者以公之墓在也公咸和初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征南將軍鎮武昌豫章乃江州刺史治所也公至豫章親祭徐高士之墓仰其風節愛其山川言于朝曰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單車刺史居之事雖不行而心實重焉故臨終之日與陶侃書蓋公之葬豫章侃從公之意也後朝廷追公勲德將為造大墓于明元二帝陵之北侃上表并公書得

停移葬今廟之後有坎隱然實公之墓故老相傳舊碑
載墓去廟三十步初廟近排岸司瀕于江歲久為水齧
今廟徙墓夷矣而舊碑亦湮沒世俗無知者因訛為宋
司馬溫公豈以公嘗為劉琨右司馬故耶鄉人歲時祀
事惟謹有以祀禱者輒不得卜復禱曰廟無碑豈非欲
得祭酒之文乎遂得吉卜嗚呼公之事載諸史冊章章
然輝映今古公之精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千載猶一
日公豈以余言為足傳耶特以余能證其訛耳謹取公

之履歷始終大概著于後使讀者知公不復訛為涑水先生也按傳公諱嶠字太真河東太守恪之子也初為都官從事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北平大將軍劉琨夫人公之從母也琨請公為叅軍復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公為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以公為左長史檄告華庾奉表勸進帝嘉之尋拜散騎常侍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

侍中轉中書令王敦逆謀表補丹陽尹公還都奏之加
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及敦兄王含同
錢鳳奄至都公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擊含敗之封建寧
縣開國公進號前將軍時歷陽太守蘓峻藏匿亡命朝
廷疑之公遂有江州之命未幾果反公屯潯陽遣督護
王愷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
及京師傾覆公乃遣王愷期奉征西將軍陶侃為盟主
于是侃率所統與公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

里直指石頭公又于四望礮築壘以逼賊侃督水軍向石頭公與庾亮率精勇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戰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其子碩嬰城自固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于公公從別駕羅洞言進攻榻桁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登公舟時陶侃雖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于公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議將留公輔政公以王導先帝所優固

辭還武昌公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諡曰忠武祠以太牢公之本末如此嗚呼公當晉室之微能以勞定國豐功偉績不獨著于王室而豫章之人不受王敦蘇峻之禍公之利澤深矣公不棄豫章而妥靈于此豫章之人豈能忘公此所以世世祀公而不絕也公之祀因祭法余故表而出之求余文者鄒鵬南復作詩以遺

之俾與其鄉人歌以祀公其詞曰五馬浮江典午微中
原塞擾竟莫支惟公天授豪傑資弘毅有猷復有為仗
劒南來歷嶇崎翼戴王室昌厥詞羣賢滿朝挹光儀王
事靡盬勞驅馳逆敦憑陵肆侮欺神器振搖綱紀隳斷
桁扼險計出奇指顧之間含鳳披凶峻結約逼郊畿乘
輿播越徒嗟咨公復奮身舉義旗感激將士張國威羽
書四發如星飛征西遂下荆南師指揮嶽瞻與愆期白
石之役天相之殲厥醜類無孑遺策勲錫爵同三司廷

議所留公固辭旋艦南經牛渚磯犀光下燭號蛟螭翩
然歸鎮曾幾時奄忽神遊哲人萎遠邇聞赴淚漣而丘
墓千載江之湄祠宇雖存人莫知神明昭格於赫曦井
邑庇庥民實思有牲載俎酒載卮願公朝夕無我違

清潭集虛觀碑

解縉

新淦玉笥山自秦時有九人者避徒役來隱于此後稍
稍散去數百里之間名山勝迹皆其所占若吉水清潭
集虛觀其一也觀額自唐乾封元年道士高士寧所奏

請前白覆之峯常有白雲覆之瀑布垂虹亦傳有白雲
仙者於此得道自觀中出而望之如玉笥然觀後東山
綿延如列屏障世傳山頂晉時有楊仙于此冲舉石上
履迹宛然余嘗遊而見之觀之左有北華山之秀其右
則清潭白沙澄江如練有漁人數家瀨濺濺如鳴琴長
松覆之鷗鷺並集於其間雖畫圖之工有不能及也但
觀相傳為危仙煉藥之所而觀前有亭曰南陽以為鄧
仙而設余嘗觀玉笥何君六石有太史黃庭堅詩云九

仙同日上龍湖盡是驪山所送徒惟有鄧君留不去松
根撐鼎者菖蒲亦但云鄧君凡丹竈之墟亦皆其所遺
也而石又獨云何君與詩不相應又疑鄧乃何字之誤
抑二君固在九人之列與夫所謂仙人固能往來人間
又以清潭集虛山水之清華若此安知九仙者不嘗往
來而至于斯歟觀之興造在宋猶盛殿堂樓閣巖巖翼
翼長廊曲徑與複壁重門相為掩映誠齋楊文節公題
字具存余嘗過之未嘗不周回觀覽而慨然弔古於斯

也其諸老宿若歐陽紹先黃通言李道一劉如雲皆能
修葺觀宇以為其徒庇依入國朝住持道士周若川班
首若愚知觀李希白郭尚陽皆能自樹立觀為聚林東
西道寮之盛又有過于前者而未有記也永樂五年某
徵為神樂觀舞生以記為請余未暇也又明年而成之
奉詔來京師循裡事畢將歸具觀之始末復以請乃為
之記而系以詩曰洞天郁郁仙所都避秦亦有驪山徒
九仙同日上龍湖世傳此事應模糊漢皇求仙溫詔敷

築壇除道通蜀車玉笥天降仙冠裾環山百里草木苓
清潭上有丹鼎爐危仙陟降來此圖有唐中葉誰所廬
大寧高君起集虛白沙翠竹相縈紆瓊林瑤樹枝扶疎
文節大書照金鋪鸞停鵠峙霞采俱塑像儼若天神趨
觀者起敬生怡愉祈靈集禧災害除上應列宿斗牛墟
萬歲永奠東南隅

重修福田明覺寺生佛道場碑

雩都漢縣也灌嬰城在焉山明川秀地旺物繁德人善

教藏席其間。如是我聞。福田明覺寺。去城百餘步。環山
泣疇勝甲於邑。蓋福田寺之總名。統其間者十。而明覺
為稱首。近額也在寺之東偏。本始自梁。天監至唐末五
季。有僧姓吳諱文祐。家於信豐。聞巔之鹿山。秀異杖錫
扳躋。蛇馴虎伏。樹剝而居。久而去之。遂止於雩。是時明
覺曰。僧伽院文祐主焉。人稱為吳僧伽。云佻狂市肆。蕈
酒無嫌。由是為人驅逐。一日竄其園竹間。大呼竹將為
帚。未幾林竹枯死。人始驚異。邑人曾德泰垂老無嗣。萌

意飯之款其門言當有子已而果然有孫德峻者之汀
州武平謁定應禪師師曰雩陽有佛僧伽吾法弟也寄
之一扇舟還艤岸僧伽迎問而徑取之由是昔之笑侮
者皈依詈逐者媿悔而皆號為生佛矣至祥符己酉六
月遍辭交友無疾而化邑人不忍火之塑而祠焉至于
今不壞化之日邑人丘繼茲遇于蜀之河梁問言疾應
偃僂風趨追之不及繼而數有見焉化身髮鬚嘗生邑
之人士水旱疾疫凡盜兵不測之災祈感響畝嘗有狂

賊縱火方然望寺而滅又時毀寺恍惚遇佛投刃而拜
凡此功德利潤甯人不可殫紀傳之父老刻之金石其
可信也已可謂靈也開禧勅封靈濟大師嘉熙加封慈
祐咸淳加封慧應至于六字可謂顯也嗟夫僧伽遠矣
有作于前有承于後不其大可喜歟自元盛時寺祖師
榮昌三傳為都綱廣御徹今了明師法號秋月姓陳邑
之著姓洪武壬戌天子命為僧會以金剛智慧積山海
功因有維新撤舊之功於時火自御書閣延燒而生佛

歸然獨存蓋圯壞宜易惟天惟佛所以啓明師成此勝
事也故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非歟善哉於是捐貲不
憚叩善咸施殿堂門寢樓觀廩湏一新其故初寺有林
竹巨竿後已枯死生佛化去有竹生其牀下衍而益茂
中絕者久之今鬱然滿山皆非偶然是可書也舊寺三
門有唐咸通三年記李少鴻書宋嘉祐元豐有王鴻記
各一通開禧勅封一道石刻具存余初來贛見有坊曰
生佛怪而問之少長爭言昔吳生佛化來此出門不見

金華八十八卷一百二十二
因已嘆異及來雩陽予友彭君子信偕邑人士孫君思
遠倪君直籍籍言其故且曰了明之善承也予質之老
成郭公銘善廣文黃輔君佑示其所記是用立碑以昭
無極詞曰西方有佛言湮迹遠中州生佛諸佛之選鹿
山竒崛棄而弗閱雩多善人可以誘說猗嗟福田寺將
千年有緣明覺佛來處焉放浪佯狂變化無方或亡或
存或穢或薌久而益著信及懵庶滅而長存以福其寓
當其在世慈愍利物捍患禦災有永無歇每歲六月不

以蒸熟填門軋衛白首髦結來拜祁祁佛母我違有憑
有處了明之為祇園布金梅檀作林雩多君子幸聽予
箴禍福無門吉凶相尋常如敬佛即佛是心

移建饒州府學碑

楊 榮

聖人之道窮天地亘古今而益顯故聖人之祀亦窮天
地亘古今而無間蓋其為道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微而
日用常行之理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一日無之則人
之道幾乎熄矣若是則享祀萬世與天地相為悠久也

不亦宜哉洪惟聖朝疆土之廣亘古所無郡邑皆有孔子廟而尊崇之典享祀之儀自漢唐以來未有若是其盛者列聖相承法孔子之道以弘堯舜之治者先後一揆屢詔天下修理廟學所以隆報本之義也饒江右名邦宋范文正公守郡時建廟學于城東東湖之北迄元之季燬于兵燹其舊址鞠為丘墟旁近之民冒為己業洪武初郡守陶安弗欲窮其民乃即桃源山麓而改建焉中大成殿以祀先聖高明宏敞足稱觀瞻厯歲既久

風雨震凌日就傾圯宣德改元建安程賜領教授以修
復為已任當事諸君咸贊成之僦木石陶瓦甍百需咸
具乃諏日興作民之富者捐貲貧者出力趨事赴功廟
貌灑然一新視昔加嚴賜嘗以較文闡來京師請予記
其事將鑱諸石既記之而復系以詩曰大哉聖道垂千
萬年祀事之隆隆古則然矧惟聖代興學育賢春秋二
時薦裸益虔饒實名郡大江之右有廟翼翼歷歲滋久
猛雨斜風榱桷朽弗稱具瞻有愧官守丕隆報稱厥

有明命赫赫若臨敢不祇敬僚寀協勞民工趨令易朽
為堅支傾以正棟宇山立輪奐飛莢其嚴肅肅其
儀拜謁有位釋奠以時聖神洋洋儼若在茲師表萬世
先聖之道惟其大者曰忠曰孝咨爾饒士是則是效俯
探聖謨仰瞻廟貌粵有貞石勒詩以告饒人勗哉恪遵
聖教

興國重修孔子廟碑

陳謨

洛陽賈侯思復繇明恕廉勤擢知興國縣視篆既月為

吳元年永惟將隆化本必厚教基惟是獲上信下悅近
來遠形之而動神之而宜惟聖訓焉是依乃相廟學有
其廢莫或舉者有其敝莫或改者有其違莫或正者大
懼無以尊明祀示永久舊制櫺星門孔道抵城濠端直
平豁宋元間民侵沒且百年望宮牆者窘仄由徑不良
于履視前尹屢規復屢沮侯力復之會部使者至民復
有沮者侯指陳益力使者周觀大是之肆得以闢乃加
甃焉夾樹仍牆雜植佳木參差蔽虧外伉總門丹碧翬

騫內浚泮池芙蓉槐柳停蔭清漪歷以飛梁俯以亭檻
觀者改觀兩廡從祀棟宇震凌者易粉墨蕭瑟者煥禮
殿冕服采色彰施削去不度章數等威折從禮典舊有
三程祠伯子叔子立侍倣先師位改侍坐焉舊闕文昌
祠規講堂左築宮闕像設焉勒孔子像于貞石籩簠俎
豆尊壘坫爵百爾器備肄習有齋燕坐有席庖饌有舍
祭器有所垣庠者崇蔓歷者植梵闕者補渠雍者通自
一瓦一桷罔或疏圯此一役也侯倡之次年主簿王君

繼先實來聰敏練達併力一心贊幕胡君德中相協厥
成致完致美邑人聳嘖歎所未覩每朔望從僚佐引儒
彥談經訂史坐堂上既乃人賦詩一躬校工拙厲其不
逮以為常聘禮碩師增弟子負復其身勗其業時與揖
讓降升飲食談詠人艷其榮焉及是校官趙炫耆儒李
士俊等合辭來謁文刻石惟夫子身雖素王而賢於堯
舜位雖大夫而師表百王雖不有天下而以萬世為土
秦滅棄以覆漢表章以興聖何心焉其教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有民人社稷者斷斷乎斯
其的也已惟賈侯不鄙夸其民陶以豈弟動以禮樂均
賦役也制役必緣稅制稅必緣畝護善良也坐彊梁讎
殺者盡殺不恕躬化理也訟庭自清竭誠感也甘澤屢
降斯可云形愛人之實矣是邑故產英碩最其尤者唐
鍾紹京宋李先之輩蔚為名臣騰耀史冊罔辱聖門今
茲濟濟祁祁不尚有繼先哲者乎邑長貳大興廟學茂
育菁莪如是厥效必將表著方來是皆在所宜頌頌曰

有文斯廟表茲平川鄒魯是承洙泗是源有倬其道坦
坦平平率履以達階之聖垣淪囂沒溷孰清以汰復古
之規侯功是賴抑抑賈侯民懷其愛母爾師爾靡厭靡
怠聖門之役羣歡輩趨材良工哲巧殫力輸巍巍煌煌
素王之居泮水樂只奚斯頌諸袞袞劒履瑤琚玉藻不
愆以式其風肆好八埏流虹垂光講堂孝友張仲來降
文昌文翁漢代栖筠唐室邁勛旂常興學殊蹟有美平
川章甫深衣時節春秋蚤夜兢持聖訓丕融侯德不替

刻石廟庭欽于世

東平王廟碑

何喬新

廣昌之東園有祠曰東平王廟者宋咸淳中縣令朱汝
賢所立以祀唐忠臣張睢陽也按史王諱巡舉進士累
官真源令祿山之亂起兵討賊與賊將令狐潮尹子奇
等大小四百餘戰屢挫賊鋒後以孤城援絕力不敵以
身死之當是時逆氛起河朔蹂躪河華兵旤蔓延幾徧
天下而王以區區睢陽扼其衝賊死咋終不敢越西南

江淮之間晏然不識兵革者王之功也王之將死也西
向再拜曰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道家
者流遂謂王受命上帝為瘟部帥察民善惡而賞罰焉
其說竊寘蓋不可究然江淮之民慕王之忠烈且信道
流之說故所在立廟水旱癘疫必禱焉其應如響東園
之祠其一也永樂甲申廟圯于水正統庚申邑民始修
復之時先公為刑部侍郎記之甚詳歲久滋敝天順八
年冬十一月予從兄本堅弟喬福暨耆民吳大成居士

揭仲雍大覺寺僧道霖等始合衆力而新之中為正殿
後為寢室前為飲福之亭越明年夏六月廟成簷楹翬
騫金碧絢麗柱栱嚴整劒佩威蕤者推聳觀以為有廟
以來未覩茲盛道霖因予弟喬年求紀其成績夫王之
忠烈無以贊為矣論者或謂王生鄧州死節睢陽其平
生足跡未嘗履江南廟而祀之恐非先王制祀之意是
不然宇宙間屈伸變化不可測度者神也神之所以然
者氣也得其氣之剛大靈著者則為偉人發為忠義之

業炳然巍然不幸而死其精爽耿耿者不為異物漸盡
復為明神無所不之焄蒿悽愴隨所在而著見焉若王
是已廟食于茲夫何疑哉初王著神南土號封累加其
曰東平威烈昭濟顯慶靈佑王者宋景定元年十一月
所封也乃作歌遺之使邦人歌以祀王庶幾飈游來格
降福于民焉其歌曰桂醑湛兮瑤觴簫鼓鉤兮中堂靈
連蜷兮未來渺予思兮睢之陽靈之來兮旗纛繽紛駕
赤虬兮驂蒼麟霽雲先驅兮殿以萬春歆我烝嘗兮穆

且欣嗟天寶兮多屯胡騎關兮關河昏長蛇在闕兮龍
在野悵孰埽兮妖氛靈哀憤兮援戈起鸞鳥號兮射妖
豕北風競兮西日蒼涼力旣竭兮繼之以死身雖死兮
精爽不亡陟降帝庭兮察陰陽察民善惡兮降殃祥龍
罔之下兮盱之許松筠蕭穆兮綠陰承宇朝出游兮暮
來歸越千歲兮毋遠茲土屏蠱賊兮驅癘鬼錫我百福
兮壽且祉靈之降福兮不那我民報祀兮終古無已

重修廣昌廟學碑

皇帝嗣統改元之三年夏四月同知建昌府事麻城蕭侯允恭行部至廣昌爰詣學宮祇謁先聖先師顧宋桷摧朽圖繪黠昧慨然太息謂廣昌名邑耆俊多此出焉而廟學不修殆非我國家崇聖道育俊材之意吾為郡佐與有責焉敢不以修飭為己任乃告太守三山謝公仲仁用圖改作議既克合侯首捐俸金四百八十銖為倡於是縣令莆陽葉君茂高丞晉陽李君拳暨學之師生縣之義民祇若侯意或輸之財或助之役奔走承序

以後為羞乃僦良匠市美材斲石為礎埏埴為甀煉蜃
為灰筮日奏功始事于大成殿黼坐朱几廟貌孔嚴旁
及兩廡拓而大之自羣弟子以及從事諸儒圖像惟肖
前為正門列以畫戟外為三門上應欂星又作先賢祠
以祀鄉之先正至于齋舍庖廩之屬欹側者正之侈剝
者修之丹雘漫漶者飾之侯達來莅縣躬自督勸衆驩
趨之不煩執扑經始於是歲夏六月越明年戊子春三
月始考成焉殿廡靚深門闔宏麗多士聚觀以為它邑

所未有也侯帥令佐師儒舍菜于新宮告成事焉教諭
相廬邵君忠訓導英山段君備湖南王君渙暨學之諸
生謂侯嘉惠此邦聿新廟學不可無辭以敬休聞相與
伐石置廡下而屬喬新書之喬新竊惟魯僖公作類宮
史克頌焉吳仲庶新潭學王臨川歌之今蕭侯修學養
士之勤殆無異於魯公潭守所建立而聲歌不作非缺
典歟迺具書其成績于碑而系之以詩以昭示于來世
其詩曰盱水之曲奕奕新宮孰經孰營蕭侯之功於維

蕭侯民之父母蘇枯齟強惠澤孔厚華輻彭彭戾于我
邦念茲庠陋顧瞻徬徨迺究迺圖迺戒工徒迺卜迺諏
爰茲既塗有仇維門有翬維殿丹楹藻梲罔俟言爨憲我
材孔良我役惟時閱歲乃成匪亟匪遲新宮告成祀事
孔明毛牲斯臚黍稷惟馨侯升講堂衿佩濟濟或誦或
絃亦文亦史侯曰勗哉敬明迺德厥德靡修我心有感
諸生拜手侯訓惟休勉哉祇服敢遺侯羞麗牲有碑方
趺圓首侯之嘉聞百世不朽

新城縣令陳君政績碑

劉定之

江西建昌新城縣令陳君負韜以正統辛酉歲去任至今成化丙戌二十有六年矣新城仕于朝者潘順傳顯來告曰新城人相與伐木運甓構亭立石以待當代君子書君政績垂久遠敢具錄以請予固嘗知君者但未悉其在新城之詳今旣得之其宜書焉先時新城多黥吏為民害君至任黜退之代以謹愿者邑庠東舊祀李泰伯呂南公諸賢久而祠圯君發公帑益以已俸復建

之春秋丁祭後率博士弟子奠獻廢僧寺田七十餘畝
棄不耕君請以給貧民無田者邑民為王府校尉物故
輒徵其家丁代役君請勿代止終其身英宗皆從之版
籍舊多詭匿貧富無所考役以不均君綜核清詳自是
兼并無幸免寡弱以息肩遠年流徙復業者五十餘家
負郭良田濱大溪歲被水患課民築堤種榆柳以固之
夏蔭彌望秋熟頻仍迄今賴之治訟明決民莫敢欺鄰
境民亦間以其屈抑求直君早年學詩於翰林檢討陳

先生璫登宣德庚戌第及在新城以詩誨庠諸生朔望
升堂講說聽者傾服政學之餘時延耆儒秀彥訪問所
缺遺否則靜坐焚香鳴琴賦詩以自適蓋在新城僅逾
三載去新城來永新予永新人也是時已官于京鄉人
來言君政嚴奸民猾胥重足屏息曩時蠶食閭井間者
今挾貲浮舸南遊湖湘北泛江淮平人稱快予心善君
所為未數月君以知者薦來同考壬戌會試既出院遂
簡為御史由此新城永新兩邑皆以君不得久於其位

為歎君為予言員韜在永新儻久亦當和平如新城爾以初至不容不厲繩矩以除舊弊惜去之速不克寬以濟猛也君在一時民牧中真為可稱者歟君蒞之臨海人卒官福建布政使其子選傳君經業禮部會試第一人繼君為御史按治江西至永新少時從君宦游處也其縣丞胡舊亦嘗為御史賊汙狼籍冀選涵貸之選卒罷其官無所貸而禮貌之如前輩論者多君澤民宜其後效法焉可也故予為新城之人懷君惠者并記之豈

獨以慰其人之思也哉新城之學而仕者其亦有可矜式於君者矣抑世之有民社責任而於其在位時已見惡于其民甚者羣咻而去之觀新城民人之於君又可自愧而知夫民之本厚必有所不得已而後薄也孟子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又何尤焉

思賢阡碑

吾邑劉楚公沆薨時宋仁宗御篆其墓碑曰思賢之碑故墓前阡曰思賢阡墓下之鄉公子孫世居之曰思賢

鄉鄉統於區曰思賢區里統于鄉曰遺直里取仁宗輓
詩此日悲遺直之語皆著君恩也若賈昌朝墓碑御篆
曰大儒元老因之改其鄉名曰大儒里名曰元老當時
崇待輔相大率類此今公思賢碑刻已缺仆而區鄉之
名思賢里之名遺直皆為旁近區鄉里奪去以為名至
于公墓所在子孫所居之區鄉里乃復別冒他名惟思
賢阡三字筆勢奇偉大書深刻于石碑不知何時徙龍
腹渡溪濱山麓鑿崖石為趺而植之增刻五小字曰孝

子段永立蓋徙置之者段永也去公墓所踰半舍矣予
屢過而問之旁無段墓亦無段脣其零落已久欲復公
墓道蓋無難邑之有勢位者與吾同志能為助贊一一
復之豈非忠厚之風乎

瀧岡書院祠碑

鄒守益

瀧岡書院祠為大理丞鄒公瑾而作也公當靖難之師
及同邑監察御史魏公冕死于位一時若天台方公孝
孺臨江練公子寧廬陵曾公鳳韶分宜黃公子澄皆凜

凜然有叩馬采薇之風仁宗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是
忠臣大哉王言與師尚父義士之稱炳炳千古羣臣祇
若德意固敢差池諸公咸俎豆鄉賢或書院以專祠之
正德壬申某歸侍易齋大夫疾三年而疾小間大夫命
之曰永豐吾宗國也寺丞御史之烈其可以後羣公迺
奉命以請于邑之士皆訢訢相告庠生裴康陳本劉斌
陳竒李觀可劉希昭蕭旦合辭以呈郡守伍君文定督
學政田君汝耜協議建之亟下縣立二公木主於鄉賢

大夫復命曰寺丞公吾同譜也其率族屬祠而祀之使
從兄守泰入牒于郡郡丞朱君袞分守陳君洪謨巡按
李君潤符縣以入官故址曰東義倉空地為之祠曰公之
精爽其尚樂故土乎族之長光緝率子姓元化垂璫等
建堂於中前為鄒氏大節祠外為瀧岡書院繚之以周
垣歲以祭鄉賢之明日潔牲俎而行事立碑廡下使國
寧來徵文以告來者嗚呼人莫貴於自立自立莫大於
忠孝忠孝不失以善其身則雖流離顛沛刀鋸鼎鑊而

天下後世猶哀慕而章顯之矧於同姓乎若蔑德棄義
負國而辱親則雖尊榮炫赫秉鈞胙土而子孫且羞以
為祖矧於天下後世乎爰繫之詞以誠吾宗詞曰昊天
生民燦有正命維忠維孝以若恒性禍福無端貞脆有
定章其淑慝是為殃慶百爾君子盍以為鏡孰無此身
奈何弗敬

平茶寮碑

王守仁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閩之間騷且四五年于是

上命三省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走庚申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與湖兵合斬首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其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平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唯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非以美成重舉事也

平泖碑

四省之寇惟洴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
峯猺旣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以緩
之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
洴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
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歡農器
不陳于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家室伊誰之力赫赫皇
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黃鄉保築城碑

歐陽鐸

贛江省邊郡也其屬皆巖邑牙錯閩廣之間而安遠尤僻遠編戶十里為保者二十七而黃鄉尤深阻大帽山跨連三省去縣治遠旁邑又懸不相及賊穴其中斷西南二路蘭石布渠答即無道可間異時掉臂往來莫有問者正德初四出掠縣臨吉為弗寧朝廷用陽明王公督軍務始議征之調集兵夫用葉芳為鄉導二年克平芳死有衆七千其兄春領之久益縱居民不能完其妻孥壬寅之變戕官殺軍而遁東崖虞公守愚適奉簡命

至有以攻瑕之策獻者公笑而不言密與兵備副使薛君甲籌機略竟不煩重兵縛春父子磔于市以葉金撫定其衆首賊曾祖華者與金爭長金黨殺華因而解散者三百人父老咸喜更生而不能無懼公大臣當歸天子左右薛大夫行敘遷去如後何其智者則曰鑒事當於其近救患必於其所致往者多故非由官兵不相及然邪今請于黃鄉中處設立巡司督兵以譏增隄備官提卒相與犄角如是則節短而應疾然野宿亦不可常

必築城堡濠塹其外內為公館營房以待官兵居守又請自縣達各保皆立小學聘師為子弟式庶幾意與法存以徼惠於無窮相率懇於督府下兵備兵備下縣勘議物土田舍皆為稱費欲乞諸鹽稅之餘工役則百姓願盡力瑞金知縣趙勲覆之加詳焉薛大夫受而欣然曰難得者時易失者機賊平而民情若此機矣督府公明仁愛豈於爾民惜費邪茲有大利者三強梗彈壓則有所不敢為惠潮之寇顧後則不敢深入土兵有室家

則心繫緩急惟吾所用之或曰小學之立文乎哉曰化俗所以弭盜其勢緩其功遠矣東崖公受而斟酌焉具本末驛聞得添設巡司乃檄有司出稅餘斬艾蓬蘽建立城堡凡若干丈中為公館右為巡司小學附館之左營房附司之右雉堞雄固層巒失險旗幟明鮮鷹隼來翔菽爾黃鄉遂與大縣等嗟乎地利之不可已也孫子五事三曰地其言形變詳矣然必知變而後得形得形而後利可居也黃鄉於法為隘為圯為爭為交中更豪

傑多矣而莫有議及者事固有待邪聞之治兵如治疾
嘗之以平劑雖不奏功亦不致斥後而病日深不可治
此則養之之過也金石草木鳥獸毒烈之味峻投之病
亦峻已然而死亡繼之此則決之之過也不求近效不
幸後功除疾務盡衛生務周表裏司命不必其身之常
留非妙達脈理而誠有愛人之心者不能於乎黃鄉之
城文武之事具焉方諸除疾衛生尤大且悉室家笑語
與伊吾聲蟬連相聞豈惟今日將百世實賴豈惟南贛

諸邑唯是臨吉惠潮汀漳延袤千里可無突門毀垣之虞矣於乎豈非仁人之功哉

宋寶慶通判贈敷文閣待制曾忠愍公祠堂碑

尹臺

宋至咸淳德祐之後天下事殆若破隄壞郭不知墊溺所從出矣大臣竄身圖免則忘顧主之忠小臣獻城乞降則甘事讐之辱反面易心鮮復自立於人道者舉四海皆是也獨吾廬陵之士倨然以忠義抗振其最顯若

丞相文信國公固天下後世所共歆慕嗟思其事與天壤俱久長不敝矣乃時先丞相死者又有寶慶通判贈待制泰和曾公世多以丞相就義從容為難能視待制殺身慷慨若少易者不知二公蓋易地皆然不當以難易先後論也夫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相之與君其受事社稷同耳故社稷一日未亡則相不可一日遺其君獨死茲信國間關四走流離千里奔赴主后於南北播遷涯海飄泛之外至六年幽繫燕獄人心天命

無復或然幾微之望然後不得已以其身殉焉斯所謂
仁至義盡雖聖人不能易其行者也乃若待制在寶慶
則所治有大夫之衆而所守有士之制其身與封疆人
民相存亡無他畀任可託委者不以慷慨自訖絕欲從
容奚就哉故公之判寶慶與並時安撫李公芾之守長
沙其事同則死不容或異豈信國所可例概也乎故余
以公之死推比信國誠論其心與事之符合不在難易
先後之迹也公名如驥字德稱舉淳祐庚戌進士歷官

所至具有功績用薦判寶慶郡攝守事是時元兵既陷
臨安而湖南城守望風靡潰莫救獨長沙寶慶堅犄角
相持故公與李公迄著節死一時明年為宋建炎改元
太學生上書言公事詔超公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謚曰
忠愍宋既亡元不為立祠明興百有餘年褒表忠節弘
治丁巳巡按湖廣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自然疏言之
事下巡撫御史沈公暉議可遂合祀公於寶慶城東參
政賀公祠中春秋有司蒞事著為令嘉靖壬寅巡撫江

西都御史汪公玄錫復檄泰和令王春澤祀公其鄉則
始建祠邑東城祠地據澄江快閣之勝蓋即公死難時
書考功印紙所及者也後十有六歲丁巳巡撫都御史
馬公森仍檄郡縣春秋嚴祀公若寶慶勿懈公八世孫
忤歷兵科都給事議論風采冠一世數以直諫絀罪竟
擯斥不大用而給事之考太守望宏官刑曹時又嘗執
奏因讞被詔獄幾殆幸言臣疏掾以免太守從孫御史
紳與給事同朝仍疏劾權姦死杖下蓋公之世九傳而

三著烈聲章章天下人耳目豈非其風之動奮乎遠哉
及讀公家傳又知公九世祖安強始以進士提舉湖南
中因仇直黜廢信曾氏忠節所開先其從來久遠矣後
之登斯祠者覩曾氏歷世風槩將不有勸感興思發揮
其行事庶幾公一二流澤不泯乎公事載前志傳及羅
太史洪先所撰寶慶祠記甚備余故不述著乃嘉今祠
之成作迎享送神詩使邦人歌以祀公而并刻之石其
辭曰諏吉日兮薦嘉旨睇邵原兮矚資水渺蒸湘兮混

洞庭跂公之來兮波帆颯其冥冥寒將濟兮風曳之悵
孰留公兮莫知余悲公駕玉軼兮挾兩虬下上天門兮
歷澄江之曲洲明月爛爛兮清風瀏瀏公神與游兮不
知春秋北方之強兮厥種殪滅公驅厲鬼兮為宋馘賊
後三百禩兮公神茲顯鬯我華風兮俾戎龍遠公追聞
遠祖兮從烈孫導忠引節兮又我邦氓弗弛以興兮厥亢
世世報德始兮宜永勿怠公祀

南豐縣銘功之碑

南豐縣隸建昌郡東南境稱江右壯邑負閩廣衆山之
險會嵯巖穹谷上造雲天幽箐深林旁入無際以是三
省姦游往往聚羣黨嘯伏其中或時寇擾四出則必指
南豐為嚮往故在成化正德間其邑遭毒剗屢焉頃歲
二省旣更被島夸患黠徒因乘隙矯虔為難是時南豐
之境方晏如民未有以為戒者丁巳冬寇謀忽至遠近
蕩駭城中外人爭逃匿長吏憤莫知為計進士臨川令
林侯若雨適奉牒有事其邑旣竣將還轅邑縉紳先生

賢士若民睹變私籌議侯信卓犖才遇事能捷出奇智
茲不可攀擁為一邑障邪然懼侯事任無相及脫辭其
曷遂遮留計侯聞之蹙然起曰果哉事且迫矣吾即不
能為若邑障其忍視吾君之城社烝庶播越哉雖然事
集於上下之信而信成於令行之無抑撓吾以身徇若
邑諸君必或信之矣抑能許吾令之不終撓行乎皆應
曰諾不敢負公以自玷隕滅於是侯下令民有臨城不
死守謀潛逸者殺無貸令布而逸不復其舍者沒若產

為士餉於是民皆爭乘城誓死守諸先逸者日相次復舍侯乃料城中丁壯暨招募之衆計陴廣狹步可立守士一人士五為伍伍有長伍倍為甲甲有總凡長與總各從其隊將樹幟為表俾相使若臂指簡其驍健熟技擊者游兵巡徼無敢亂犯者以軍律徇晝整旗鼓夜多燎炬備鈎衝以禦非常節煙礮以齊衆力部署既定上下咸一志惟侯之令行乃十二月辛巳賊舉衆三千人薄城侯升高臨望見士之外視者無一不懷死關心曰

士壯若此賊安足拒乎俄有報賊徒三瞰高寨旗先登者城外卒立殲之持其馘以獻守士因覘賊易與氣益倍頃之賊遙合攻城鑿門旁闌壁石潰守者穴其上煨鐵汁投燂之稍邀侯乃絕死士下蕭葦縱焚逼賊因大却明日賊大治攻具燔城外廬火延麗譙人且亂侯隨方救禦竟無患又明日賊分徒五道並進攻勢甚蹙侯麾士奮格召獵夫貫毒弩殪其渠比夜使衆襲斫其營奪大旗攻械以歸甲申賊急造雲車飛梯引以臨城呼

號出角觚蒙鬼物怪獸狀惕衆侯顧笑曰賊技不太窮
邪矧車高臨塹其引動易傾仄第嚴備待之耳乃相俾
要害各設布棚木柵伏兵械其中計賊梯附城即併力
鉤掣橫斫之示士以必勝算少間賊車果自敗守者鼓
噪相詈詬賊環怒氣沮計莫知所出乙酉乃詭愬祈免
實畏乘情擊之尾其後也侯私度不教之民不可令追戰
許赦以弗死縱之歸於是賊黨密相戒自後無敢窺南
豐矣邑父老咸焚香泣拜曰侯誠生我願借履鎮邑中

立祠報侯德侯固避不之許久之有監司至乃令民列
侯位名宦祠中用慰衆誦思距今旣八年矣其邑太學
生李良翰曾鉅輩始來都述豐人意以狀謁余文載之
碑曰侯功德在邑宜百世俎豆之茲無小大方朝夕致
祀禱不有名文鑱堅珉其曷用垂永久余曰然吾聞古
畏壘之民事庚桑則嘗尸祝之於其存也在法不有能
禦大菑捍大患應祀典者乎林侯之於南豐旣合矣余
辱隸太史銘功示後固職耳遂不辭二生請特敘侯事

撮其概并系之銘焉侯名潤字若雨閩之莆田人余丙
辰南宮所校士今任南監察御史風裁嶽嶽振一時人
方大倚其施用銘曰建昌東維南豐肇邑山水紆盤人
文秀蔚在宋多賢樹休揚勸肆我明興厥問罔墜士修
行業民勸乃穡奠邦歷紀孰蹈反側在歲丁巳流寇奄
熾夸我農畔驚我市肆突衆三千薄墉以騫集若虓虎
踞怒奔前俟俟林侯萬夫之望輜車在邑旣戒攸行訊
寇棘誼怒焉心忉弭節還旆竟奏膚功儒衣秉麾召衆

登陴委蛇言笑坐奮厥師從我國良齒其凶倡化孱使
搏毆懦俾襄豐人曰嗟賊來還囁微我林侯室家其獲
豐人曰嗟有城敢睨微我林侯紛竄若遺繹繹既共我
令訖同允鑠衆志亶堅孰攻礪厥公矛劒楯森周賊來
沸蟾覩我悔謀顯允林侯繫世鮮儼天活我民俾侯卒
事民誦其德士述其功匪侯在邑孰完厥封額額之城
旣鐫旣扃孰遺乃壯侯猷是經侯去其邑豐人式思尸
祝載祀報衍無期太史謨銘俾琢貞石篆告休聞永勒

亡極

安遠縣報功祠碑

儒者之效仁義以提躬禮樂以牖世其推施固有常矣
乃若戰陳軍旅戡禍亂而除凶殘抑豈非儒之功用而
世或岐而二之何邪夫文事武備仲尼所兼舉而不敢
懈至行三軍必思與好謀而能懼者茲儒者經世成務
不以偏長著成能也我戰則克庸非慎此以出之也哉
明有天下二百年名世翊贊後先績業旣炳炳在功牒

矣列聖深涵浸之澤民物極盛而豐孽蠹因之萌作寇攘姦宄之患蓋歷世所不能免者矧我江右襟負江嶺之會乃虔一郡特據諸境上游介閩粵荆黔之徼隩長山穹谷深林茂箐亘彌入於無際剝猾數匿其中蹤跡詭伏難捕詰嘯羣散劫則環四壤皆靡潰而安遠一邑獨當蹂躪之衝正德中陽明王公膺虔督撫之任爰披榛棘蒙矢石親履行間數年始悉諸醜類苗犇而種斷之虔人咸誦戴其功然在安遠為尤至故建祠尸祝無

敢怠忘公去度餘四十年宿黨寢遁以聚賢嘉靖末
厥衆遂盤為三巢其稱下歷者萬數千徒出入三省界
中所攻掠殆無寧日大吏憚莫敢撓則託撫為暫安計
其屢叛固無馴致之者中丞堯山吳公既奉命秉鉞視
師乃進諸將吏問故歎曰是安得復蹈往失遺後艱乃
絕其招請特疏暴賊罪惡於朝詔合三省之師徂征兵
既大集乃授謀各帥分道而入安遠一路則前令長今
郡丞李君多祚主之李素得邑衆心既受約即潛徒出

賊所未料夸其壘合諸師電掃霆擊賊蕩滅無遺類斬
馘係俘至多不可勝校下歷平二巢益震龍靡措公下
令殲其凶渠數百輩餘竟從招順弗問於是虔諸邑始
奠厥攸居而安遠人固自謂拔塗炭以臥茵席仰公幸
更治若陽明公之重鎮臨其土也邑縉紳衿佩集父老
子弟謀曰今之有公不猶昔之有陽明邪今昔功同而
報異人其謂我民何乃鳩衆協工即陽明舊祠撤新之
奉公配其右方又諗李君積有德政於邑矧亟從公破

賊其勞絕他吏若俾俎豆一堂無以等秩沮報思於義
殆可皆曰然遂計所以樹示不泯曰必丐文鏡之堅珉
庶幸久無壞乃因余邑應丞本泉以徵辭於余既遜弗
獲乃復曰吳公功德信不忤陽明公矣夫二公功德所
自出其本不在武事之建立也陽明公以大儒振一代
公固聞其風而興起者著流顯績彬彬皆儒者施用要
於仁義禮樂固同條而共貫也諸士思其人不論其世
可乎抑禮生而祠之非古也自畏壘之議庚桑氏始也

漢有石慶韓稜之祠僅出一時之慕德者暨唐狄梁公
宋張文定公繼迹乃益章傳焉其人固當百世祠之也
若今安遠之祠二公豈非後狄張而同揆與在記以勞
定國與能捍大患者皆應祀法則茲祠其既合矣余故
樂為之撰列成碑石又著之詩俾邑人士詠歌益永報
思於無窮其詞曰帝赫有命德罔時競自我天覆疇敢
弗順有屈甸荒嶺嶠之間脇閩吭粵厥郡古虔崇山巔
巖嶼險互參林菁闌閤豺虺攸攢崔崔安遠逆踵亟殘

蹂我良叵鞠就屠瘠昔有陽明仗鉞紆衡靖此塘沸奮
儒以兵夸厥螟蟲誕布嘉穀爾耄爾稚含生并育四紀
閑閑盜敢余謹誰其嗣者俾長悖頑萬徒旅拒培邑塵
都矧墟若市交割孰盱顯允吳公荷天之寵旣虞遠庸
抑愴近訐往誓戒行曰揃岑岡猝披下歷萬酋倏僵偃
旗仆鼓歸休將士兆黔旬頽紛訖穫事桓桓李令安遠
暨命小摩大拊扞邑以靖邑有賢祠言報往功功邪德
邪孰軼我公媿迹陽明活我蒸人我食我飲敢忘夕昕

爰誦長老暨大夫士配德作朋永欽世祀於稽往哲宋
張唐狄祠像著德百代靡斁安遠之祠庶其似而刻石
以永太史之詩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嚴嵩

瑞州府通判姜榮仁甫之妾竇氏死節事聞詔賜碑旌
門表之曰貞烈正德七年夏禮部符下省府太守鄺侯
璠合部吏士耆民言曰自古貞媛烈姬必經變故而後
著於史冊今觀尚書章奏所稱不為盜污死節者山西

之郡多至三十二人瑞賊煽亂彌年攻剽淫暴甚獨竇
勵不可辱之節凜然儔伍間豈怵威顧身比比然抑造
次引決畢命草莽不幸不為人知者或多也賴天子神
武殄殲羣凶平亂旣成彰善斯舉而妥侑弗飭其奚以
激勸于後其度地樹落伐石屬辭史氏以稱明詔褒寵
節義之意於是高安令翁素使來謁辭謹按竇名善惠
京師崇文坊人也嫁為仁甫妾仁甫以冬官主事出判
興化尋改瑞州華林賊乘間來攻瑞城仁甫方署事亟

挈郡符付諸竇出集兵捍賊賊斧垣入竇度不可復脫
匿亟潛竇符賊執之又執其子婦懇釋之獨執竇行高
安民盛豹一父子亦在執竇語賊曰此人可遣還報諸
官官必以多金來贖賊如其言竇耳語曰我不死者以
郡符未白也汝還言於官在某處無念我我即死矣至
花塢鄉見道旁井給賊渴求飲遂投井死賊相顧駭歎
去六年五月十三日也明日仁甫求以歸面如生殯城
南僧院今祠在瑞城東迎恩門內志而係之詩詩曰皇

降下民厥賦惟均嗟茲竇姬稟德淑靈蒸蒸在門好靜
寡言爰侍君子守官來筠筠襲寇盜豨突豕奔谿窟林
麓嘯呼成羣乘間竊發遽侮于垣氛焰翕張載驅啓行
仰天大呼有淚盈眶詎敢愛死以污犬羊繫郡有符君
子畀我符存罔負我死其可盤盤者村曰于花塢有冽
彼泉實我死所奮身一躍目不見水躬豈匪卹義之是
取如金出冶如玉全璞如彼松柏挺然聚落古有二竇
投嵯而隕爰有彩鸞赴流以盡烈烈竇姬匹之曷疚駢

美載籍以昭于後惟柱史郡伯抗疏首稽天子亦惻制
書煒煌表厥里宅迺相城東作室巖巖元楹髹門有奕
像瞻邦人至止烹牲是祀旨酒旣清籩豆維楚鼓鐘送
尸款款歌舞天子萬年金湯四維邦之清寧人以完嬉
爾有室女娟娟秀眉閨闥不出豈識悲思刻辭堅珉以
載帝德以揚令芬以示民則

復密都統廟碑

周相

密都統廟者宋咸淳末建原額忠勇元至正年改今額

都統宋官密佑領之故稱密都統廟云都統廬州人起
閣門宣贊舍人統兵鎮撫州咸淳十年元張榮實呂師
夔寇撫州都統率衆禦之及賊至進賢縣西賊盛氣呼
曰降者乎鬪者乎都統怒厲聲罵曰鬪者也狗鼠焉敢
與我鬪遽麾兵進兵雖寡氣吞賊賊辟易十數里至龍
馬坪連戰數十合殺傷相當賊大益兵縱圍之數重矢
石如雨都統令其部曰今日是我輩死日戰或得生部
各勉之部悲憤皆殊死戰自晨至昃都統面中數矢拔

之又戰血流被面呼聲震天身又被四矢三槍衆多鬪死無一人降僅餘數十人都統豎雙刀令衆曰視吾雙刀突圍衆曰諾都統輪雙刀如驚電賊兵將目不得瞬觸刀鋒碎額斷項鬪肩裂脅飛血赤通道都統先其數十人突既得出徐殿之南走渡橋板陷被執賊雄其勇昇之歸見其帥宋都斛斛咄曰壯士拊慰欲降之不屈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碩為賣國賊使我志不得信萬碩黃姓江西制置使陰通呂師夔自洪退屯撫致洪撫

俱沒一日都斛命師夔劉槃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誘以官都統不為動語益不遜槃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叱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解衣請刑遂死觀者盡泣下嗟乎烈哉龍馬坪鄉人壯其節相與歸葬其尸封樹其墓立廟祀之相沿三百餘年鄉人於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歲時伏臘必祭祭皆欣欣如子孫之於祖父然觀風者不能為請於朝載入祀典春秋遣官已為大失何近年以燬淫

祠去之嗟乎伊誰為之無人心一至此哉余觀風亦二
年髦昏不知侍郎曾前溪舊居龍馬坪為余言之且言
廟毀墓將犁為田余謝前溪檄有司廟之墓封樹之碑
之誌之銘之使千秋萬歲祀之

蘇公眉源新成文昌橋碑

湯顯祖

郡東出數十武絕汝水而梁中于信盱連于淦章冠蓋
郵驛之使無虛日率以東行為良橋宜廣以紆而居人
旅子肩摩踵錯其亟於斯也固晝夜然矣橋之以石也

宋嘉泰始也橋之名文昌也宋寶慶始也而唐李柏倅
虔冉記乃云汝江趨文昌橋非橋也堰也入元兵燹相
仍橋政無所考至嘉靖間守陸公堂與令林公恕卷石
易木則其先櫟也六十年而金隄復水以全力注橋橋
敗將盡趙州學所記橋隄足兩存者非耶後視敗卷乃
有土其中水入而隄宜矣守張公試輒募民毀故壑而
加大者四數年而承晉江朱公于讚署即檄驛丞孫耀
祖募修其餘仍櫟為梁成且三年矣而倏以燼公私咸

病焉春夏間水暴下橋敗石犬牙立破船而漂流卒不可救者歲常百十人號哭聲被岸而莫敢以告以告而莫為緩急者費也天以蘇公惠民至而顧視其址曰此豈不可更為耶視帑帑虛募民民劬吾有以處此矣夫民上所使也聞之用地者以利用天者以時而用人者以和不和而強使之千萬人不能用也和而使一人焉可也和莫如以道公清微虛遠以道正其體顯允疎越以道弘其用與物無營而與民有經所治官屬大夫士

下至閭井匹夫匹婦與同憂樂急人之善而寬其過得
可而止其容蒼然其中穆然未期而士民安之豁如也
滌疵導休善氣條遂公所起意莫肯用戾於是耆稚士
女皆知公有意乎成梁而未知所承也有馬之嫠婦人
持其半歲孤兒來訴曰是兒家累千金欲得者衆懼無
以寘此子公喜而頷曰役其濟矣令婦人出而意示其
宗老曰財散則孤兒安以為梁誰爭彼者乎宗老以語
嫠婦人嫠婦人曰謹如命公起曰信哉必若所為府不

汝與也立為徵匠于開化新安所嘗治金隄者以來而擇三月良日首事以聞監司莫不允悅公乃進耆老百姓而教之曰若知為橋所以固乎宋守王君謹始為石梁而屋之平以板火漏其隙江風扇之不可向撲昨之火猶是也慎無櫟與板而以石上下之縮水門之一而增高焉甕之無以土成無以邸閣雖厲焚無益也中為亭以休而繚其闌以馮若是則水火之猝至而風雨之無時其將免乎皆曰謹如命于是伐石冶鐵排槎鍛灰

傭善估謹往來蓋十月而水門具逾年而石道平何其
快也官無董稽民無勸迫何其佚也橋成而居者連連
行者翩翩又何適也高雄敞鮮旁無蔽虧南望石門金
隄北望鍾陵劍墟溶溶蔥蔥開煙翕霞臺城參差豐茸
萬家亦何壯也長雲亘施潛飈折蟠永無害菑又何固
也一時驩舞道幸以為天地人合發於茲不知我公所
以執天機立地符起人心者蓋有道焉道至而功成而
公不言功郡士民與家封君謀所以言者以命予小子

謹為記而勒諸碑

黃司空廟碑

黃在裘

豫章城南三里許為南雩雩三面環三祠雩東行數百武迤澗而北極於平田徐孺子墓在焉墓稍南為漢陳司徒蕃祠又西止於江為晉司馬溫公嶠墓墓右為祠近為大族所廢東北里許為司空黃公祠仲舉太真事皆表著豫章人人能言之唯黃公起梁陳間南史稍軼祠亦雜穢與諸神廟等雖春秋血祀不異而問司空遺

事則豫章莫知為何也新安范公博物朗識治先教化
舉廢興墜甫下車即修葺澹臺孺子諸祠墓所在弔軼
景哲啓遐詔來人士翕然向風次復溫司馬墓歸侵祠
址修陳司徒祠黃司空祠闡名攜實鳩工庀材不朞月
而封樹增崇廟貌改煥志功德示不忘也三祠鼎然于
南雩之間高風在望余忝幸而在事諸祠墓范公業已
有記會司空祠成謬以記屬余安能為役哉按司空諱
法氈字仲昭新建巴嶺人史稱其忠義有膽力能距躍

二丈日行二百里此之為異已自天授又嫺書疏明簿
領為士民所推即所著持居然經世之規侯景之亂公
即合徒里間內為桑梓保障外為建業應援何其烈也
時太守賀詡下江州公已監知郡事起名無何陳武帝
將入援金陵李遷仕中梗帝命周文育領西昌為備公
以兵資文育破遷仕而自屯新淦據豫章上游已而侯
景遣于慶攻豫章將擒公不意公卒破于慶殺之自是
景終不得窺大江以西大江以西人且較然知有逆順

羣兇不敢相附諸鎮之援俾得自堅公之力也改領高
州刺史封新建侯永定二年新吳人余孝頃據豫章與
周迪擒孝頃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已而迪
反公又平之內史熊曇朗反金口公又平之累功進爵
為大將軍領江州刺史光大二年大舉北伐公為都督
出歷陽大收礮車步檻之功進兵合肥禁侵掠躬勞撫
則又駸駸乎仁義之師矣比加侍中封義陽郡公鎮壽
陽薨贈司空謚威豫章人血食之自梁陳以來至今未

改也嗚呼江州高州公蒞政郡也與豫章不相及豫章人何以祀公蓋豫章者交廣之襟喉吳楚之要會金陵之門戶也豫章不守則金陵受其衝交廣之貢賦不入楚蜀之委輸必斷故公一守豫章而于慶之襲敗孝頃之據敗曇朗之叛敗公雖無煦煦偃拊之政而大有造於豫章者三焉況身犯鋒鏑履危險出民水火而厝之衽席之安此其為烈又豈一粟一帛之力哉天以豫章賜公千世食邑此所謂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宜也靈

光巋然高山仰止謹稽首為之銘曰天柱正傾地維紐
絕濟時艱難非才則烈羿澆爭驅梁陳之季蠢彼逆兇
窺我神器日月蔽虧宇宙昏蒙物情大駭蕩然無庸挺
生英哲實起桑梓哲言衆勤王指顧摧靡迺援建康迺振
西昌新淦既都羣醜殲亡北伐之師凜凜而制威敵以
謀禁掠以義迺奠豫章維公故里沒世不忘廟食於此
范公為政仁風在茲景仰高躅復新厥祠蘭鐙桂醑琴
瑟既具萬舞斯聞神其至止願言祝之福我元元十風

九雨陰陽幹旋神亦告余鑒於明德惠我氓兮乃土乃粒

龍興橋碑

鄒元標

昔者先王愛民甚篤慮民甚周也備其不虞有司闢者慮其道路有司阻者載在周禮纖悉備具如造舟為梁溟澆倚約之類見于經書者可考後復易為石杠取其堅固可垂永久民不病涉而又有形家因之以縮轂下流為人文地者此龍興橋議所由起也顧費鉅時詘遂

成道旁之舍會聞嶼梅吳侯來邑薦紳耆老文學卒史
復上其議侯聞欣然曰夫茲地蘊靈閎奇久亦下流空
洩之故且褰裳滅頂者歲有吾何敢後遂聞兩臺使及
觀察守相咸報曰可侯首蠲俸倡諸士民爭出貲應計
費數千緡經始于萬歷癸丑冬至乙卯夏月告成事
脩數百武廣四軌崇數仞稱奇觀矣諸生耆民某某過
而偕予姻友王學博鉉徵記予竊窺世為吏者神情必
有所注注於下則慮周民隱注於上則窺矚為工以窺

間獲上者十之九即邑事廢弛不暇左右顧矣侯汲汲民隱是周又以澤民者造士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耶先是欲有事茲橋未果有童謠曰欲此橋興待福安人民不知所謂今橋成始知侯為福建南安人神告之矣凡欲成不世之役者在先得民心得民心而後能得其力今智者輸財能者竭力匪侯深仁湛恩淪浹膚膈欲民樂子來成功之速如是得乎侯初令順德創閣蔽霄竟有魁天下者是橋舉多士從此起矣昔崔雍州

得美材數百章橋之人以名崔公橋侯雖欲不尸其名
不可得矣學博嘗述邑江山之秀草木和柔月朗星麗
偕諸生泳游其間不減沂雩風致予雖老尚有志四方
行當撰杖尋學博盟登茲橋一聞樵者漁者歌侯之德
澤乎侯名宗周字熙偉號嶼梅世以名進士起家敬系
之銘以永侯思銘曰漢庭治世數吳公後先政績古今
同驅石何年至海東跨江矯矯若游龍瑞氣鬱蔥如貫
虹碧水丹山映遠峯苞靈孕秀起英雄千秋碣石紀侯

功

復豫章城三湖九津水道碑

萬恭

豫章氣脈南自梅嶺萬馬騰空而北下聳華山衡朱嶺
插招雲峯而東渡河擁白湖嶺而北走聳岡前嶺又西
渡天王河播為大陸北而浮者鰲而突者垂天之虹者
涉江之龍者歷上雒旗岡上謨麥山折而東踰佛頭塔
折而西抵南關稍折而東掠武塲入焉為澹臺祠又折
而北為永和門西歷府基至德勝門又折而南其中脈

歷新建縣擁四道兩院而盡于鐵柱宮左三支為閫司
臬司為府庠盡于兩學者為龍蟠右三支為藩司為南
昌縣為鳳凰坡盡于廣潤門者為虎踞南二支一入進
賢門東為正學書院而盡于軍器局一入進賢門西擁
京山廣積倉而盡于惠民門城中蕩水者為三湖曰東
湖曰西湖曰北湖而城中洩水者為九津曰五行津曰
五事津曰八政津曰五紀津曰會極津曰三德津曰稽
疑津曰庶徵津曰福極津有沙以抱之有水以匯之是

江南一大都會也又章貢之水西招吉袁臨瑞之流大
瀦者為贛河一千里繞而左又軍峰之水東招杉關建
撫之流大瀦者為撫河四百里繞而右繞而左者穿樵
舍吳城入於湖為西鄱湖繞而右者穿楊家灘趙家圩
入於湖為東鄱湖兩湖又北駛百里始混一於彭蠡顧
三湖九津之水與西河廔廔隔綫脈不肯歸附西河入
西鄱湖而獨蜿蜒蜿蜒出內水關穿廣潤章江德勝永
和四門之城壕而過之東歸蜺子湖艾溪湖出牛尾閘

趨楊家灘入東鄱湖夫三湖九津之水顧舍其近而遠
是圖去其所甚便而附其所甚不便是豈湖津之性哉
蓋城中之脈從西而東又折而北而西而南故城中之
水為氣所扼遂從北而南又折而西而北而東山逆水
水逆山交互紐結而不可解以散乃信饒二河之水自
震來而會南九二郡之水自兌來而會都昌大岫導吳
越諸阜控彭蠡之東為大龍蟠匡廬大岫導荆楚諸阜
控彭蠡之西為大虎踞鞋山旣障湖口載翕而三湖九

津之水道悠悠洋洋六百里而始浮於江蓋至是而北
門之鎖鑰備矣是又江南一大佳風水也事在張學士
碑中弘正而前風氣凝聚人文宣朗祿食足名臣巍科
足名賢而今安在哉後來者鄙乃徒苦三湖九津水患
為不克恢復故道又從而為之外水關洩諸西河棄故
濠堙為市肆堤為魚沼以恣彼貪暴豪強之谿壑而城
中之水患日博風氣日散者將百年矣豫章刺史范公
以聖賢之學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講人事間以咨司

馬氏指掌而畫之斷焉清九津之舊源紀三湖之故額
培綫堤之原脈禁華蓋之培削毀魚沼塞外關深斯湖
也鑿斯池也若廣若袤悉丈尺而從事焉藏在府庫圖
在象魏且命司馬氏文而勒之貞砥揭諸應門之右告
我父老子弟萬萬世愛而護焉以永嘉惠我豫章之元
元司馬氏懼其久而玩也係之以銘曰桓桓刺史南國
之綱不解于位外大邑是疆理我三臟而湖之水茫茫
理我九竅而津之水湯湯我血氣我沼我華蓋我岡反

我璞質完我金相彼何人斯胡不實崑崙之頂而自裂
紀堂胡不虛震澤之腹而自堙肺腸不念刺史苦自取
滅亡河洛思只終焉允臧桓桓刺史匪居匪康我有顓
蒙刺史匡之我有餓人刺史糴之田則有崖澤則有梁
父母孔邇遄撫我南邦

築五圩碑

豫章北陬邈黃溪渡而下巨浸衍為平沙非三壤故疆
生齒日繁則與水競利奪而成壤為圩者五曰余家塘

黃泥垠雙坑圩萬家塘王甫港皆若崇墉然括內成田
以數十萬跨南新二邑屬之糧以萬計下臨四十八圩
則五圩成四十八圩皆壤也五圩敗四十八圩皆魚也
嘉靖初載洪水決余家塘再決雙坑圩其時縣官困于
財水民詘于力三載乃底績圩民若竭澤矣踰六十載
乃復故壤萬曆十四年春徂夏靈大水四月決余家塘
破之決黃泥圩又破之決雙坑圩又破之洪洞無涯田
殫為湖廬殫為豬室而憑者櫛而浮者桴而沒者蔽巨

浸而下而圩民將靡孑遺矣南昌何侯選乃匍畝水行
乘舟隄行乘履救死掩櫛問疾賑饑已乃約圩民諗之
曰吾聞嘉靖初二決猶然疲三載塞之也奈何今三決
而不圖一勞永逸之也無已則錮石堤乎圩民曰是沙
壤者亡底也安所置石為侯曰吾知所以處此矣歸白
上大夫括官藏三百廿金募水民田夫以萬司馬治方
溪湖堤法從事焉蓋黃河捲埽法也法以草小綆密布
于下方置板焉覆以草茵內實以土先以巨綆貫小綆

之外堤人拽巨綆則平舒席捲而墜諸決中視畚杵勞
一而功十者也乃三月而三決盡塞上排五圩之橫批
下拒四十八圩之直擣逾年田盡成壤水盡歸墟圩民
大說奔司馬公而問焉往三年塞二決而民益病今三
月塞三決而民益安何以故司馬公曰是以修圩寓賑
饑又處之之術善之善者也昔東周君欲為稻西周君
不下水東周患之蘇代為東周君以術干西周君遽下
之水稻乃大登夫為稻術亦何常之有哉今何侯為稻

術莫如成壤成壤術莫如塞決塞決術莫如捲掃嗟圩
父老宜令世世遵何約法也毋患世世不東周君稻者

牛尾閘碑

豫章東郭有奧區焉南捷于蕭橋而北距諸河水溢則
大瀦水涸則鉅野不可田弘治中祝刺史瀚大發粟七
百石睬長堤西始石亭莊東抵牛尾玲延袤四十里北
障大浸入鄱湖而南墾平田數萬畝命之曰大有圩圩
東錮之石閘江溢則閉以拒浸湖濫則洩以平田是霄

壤之業也隆慶初圯龔屯田使大器捐二百金成之俄
水決西閘丁刺史應璧發粟百石以葺俄又將圯萬厯
中周刺史良臣護之石凡八十金十四年春大雨至于
夏四月湖江海接也圩浮若綫閘沉若竇勢且決東閘
南昌何侯屬意災民乃巡陌賑饑藥病扶傷活饑民以
萬數歸報陳中丞朱直指徐屯使范刺史請金粟數千
計號于堤父老曰以金粟賑是乘桴救溺也徒盡桴耳
何益吾其以修堤賑田尚永利焉乃循大有堤東視牛

尾閘俯而嘆曰閘龍口者其堤之吭乎閘雁翅者其堤之臂乎吾今扼吭健其臂而已矣乃大伐石錮東之所未理者及西之理而未堅者及版之腐而易潰者費產四十金耳官不勞而自集民不振而自甦田不闢而自稔完計也父老為司馬公乞言乃號父老于惠民亭言曰余觀大有圩閘而知數年之中長吏所經畧良苦心哉彼漢循吏傳所稱說勺陂白堰安足道哉古有北山公者平太行土壤而堙諸渤海之尾河曲公笑而止之

北山公長息曰吾子堙之孫堙之子而又子孫而又孫
又堙之無窮匱也而海不加深何若而不堙操蛇之神
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于帝帝命夸娥氏子負太形而厝
諸朔東若何侯良苦心哉今而後我父老屬其世世子
孫永無忘夸娥子之力可也

鄧襄敏公大忠祠碑

鄧澄

正統己巳襄敏公以副都御史殉義明年朝命贈公資
善大夫右都御史賜今謚遣官諭祭官其子璫南京大

理評事國錄方志私史蒐揚大書累書煌煌乎著公忠
於朝矣而公吾郡人也鄉邦間宜有一席地以奉承嘗
而久曠不舉郡中一二縉紳偕諸青衿若里三老始各
呈列守令監司具申覆陳侍御王中丞各亟下其事乃
相郡之東偏得廢署為地若干畝官給費為金若干自
中丞而下各依費俾其四世孫繼祖繼忠得以儒衣巾
奉祀其祀費春秋入歲編以為常繼祖繼忠念麗牲有
石而載筆尚虛謂小子某盍有一言以示永永竊惟英

廟土木之變學士大夫尚不難於死顧所以死難何也
成師而出君行臣從雖奄人執事識者共憂軍前勝負
固未決也及寇圍四合萬衆土崩刃夾如林鏃飛如雨
縱鳥伏獸竄又焉逃之蓋赴義亦死逃死亦死其從也
法也其死也勢也故曰非死難也今從事後觀之三犂
之赫濯方張百戰之軍容餘勁行邊家法近在先皇遠
則澶淵之役萊公實尸至今為宋盛事彼狡然閹也豈
無枝柱士大夫之口乃師未出伏闕諫次大同諫疾馳

入紫荆關扼險又力繼郭定襄諫其諫也有獨有旅是
猶曰衆訟知其不可也師崩衆殪如張英國輩皆久歷
行間直相蹂踐魚肉爛亡血塗原野耳公獨從刀林箭
雨中挺身策馬翼上冀突出重圍及從入敵營面叱背
盟辜恩其骨幹神膽實有以壯行在之威靈踰年駕卒
南歸雖天佑我明默啓其衷而公靈爽英威亦似陰有
所相助公乎公乎誠自有所以死者也方寇之戕公也
肢裂體解先軫無可歸之元菴弘有化碧之血而自公

為諸生時爪髮脫落皆手自函藏子孫竟用之并其生
平衣冠手槩遺文以寔豈公預自知其死而然抑受之
親者毋敢毀傷與嗟嗟畏首畏尾老死牖下者何限黃
腸永隧彼所載朽骨腐肉耳毋以其身為者乃以成其
身固公之所以為公者哉夫豈直信其一旦之決者比
也余獨疑以公殉忠烈烈廷議易名顧遺其忠豈以公
所為忠者易見而平生數歷於謚法因事有功之襄應
事有功之敏當互見與今廟額曰大忠所以著公忠者

益煌煌備矣余旣撫其實勒之碑爰銘以詩曰在帝五
葉閭竊國柄嶽嶽憲臣執法以諍師出否臧帝狩于荒
僵屍蔽野流血成江萬死不死意氣彌厲躍馬衝堅力
詘靡繼雖裂公軀曷損公神衣冠之藏一髮千鈞二百
餘年新宮奕奕苑苑桑梓九九松柏黛天霜雨根石柯
銅雲散月高儼車畫熊公所游從穆如清風公所咏歌
勒石山中肅肅春秋秩秩遽豆章甫逢衣大忠之後大
忠之後克順克孝凡此邦人有位則倣以為不信眎此

廟貌

新築樂安城碑

徐良傳

樂安者撫屬邑也撫屬邑六臨川在郭內東鄉先年因盜開設縣設而城築金谿近有城獨崇仁宜黃樂安三縣未城嘉靖辛酉盜起閩廣連入三縣無論屠汙燔灼即長吏寓妻子他所負印竄草間與百姓同冠服如此彌月亦不復可以為邑矣是歲寇至金谿掠其西南二鄔傳郭三十里而止近郭之民猶得入城相與保聚假

令金谿尚未有城其不為三縣乎使三縣有城亦當如
金谿得相保聚不至屠汙燔灼長吏負印竄草間如前
所云亡疑也以此知邑之繫於城綦重就三縣論崇仁
西去郡治九十里宜黃南去郡治百一十里樂安西南
去郡治二百四十里寇從永豐寧都來先入樂安從廣
昌南豐來先入宜黃越二縣而後至崇仁二縣有城寇
狼顧恐二縣議其後必不敢輕犯崇仁故樂安宜黃之
城急於崇仁而宜黃視樂安差近即有聲息一夕可達

郡治樂安則遠又多深林長谷迴谿曲洞鳥道崎嶇而
屈折聲息非三日不達郡得報點兵集餉又復三日乃
至而寇已捆載去矣由此言之合三縣之城孰有急於
樂安者哉樂安之城如此其重且急而前此莫有築者
非不知也無堅志厚力以主持於上即良有司惴莫敢
為其齟齬者直幸其身之無事以為可寄之後人而無
與其憂爾矣中丞柏泉胡公松督撫江右逐寇畢約躬
省從徧歷三縣嘆曰古守在四旁猶重門設險莒恃陋

不備春秋譏焉若之何無城以憂吾民協謀於巡按御史段公顧言始事於辛酉某月某日訖事於癸亥某月某日瞭望之樓守宿之舍咸具樂安之民見城之成不見費之及也蹈厲鼓舞戴公之賜而又齋咨涕洟感前之未有此而受禍之烈也願譔次上德被之金石昭示罔極辭曰於皇有明九葉彌昌六合同氣八蠻來王崇極而孽於粵之野入我內地毒我矜寡皇帝曰嘻是烏可宥簡命撫臣殲此羣醜於鏢撫臣來自環滁甲兵十

萬藏于文儒埽氛清祲達觀徧歷曰無城池其何能邑
鑿之薨薨築之登登雉堞雲橫樓櫓載興鰲溪之民舉
手加額挈妻抱兒且喜且惻始者謂何捐汝中衢今者
謂何安此室居唯天子威中丞是揚唯天子仁中丞是
宣穹碑永存於千萬年

重修梅家畬至黃家園碑

楊廷麟

崇禎十有二年己卯夏大水江溢于修德鄉五都之間
始若髮漂終乃大圯保人之壞游如也鄉邑大夫遂人

以咸懼邑侯無錫秦公憫之甚曰是不可以日月契也
我乃先之則感言于衆曰凡壞之入以力報也邑人之
嘗宅其良者以患準也嗇老之雄于旅以或腐于力者
以才差也名相遠實相近也功相若者事相半也我則
有大福于汝後人是年十月度里裁庄步軌割田耦量
時景役以日至弗或敢置遂有長長有十里鄙有督督
有五人涂有植植有八表官徒有專專歷三職程事而
終不愆于素自梅家畬以屬黃家園丹桂坊縱眎之三

百七十丈五尺有尋而止側輪不及十之一兼則砥之
弱則侔之廓以怒則參以敵之廣與崇方水乃淫之而
望之綢如也已下則埤其表翼翼也凡百有十日以訖
工不加昔矣又倍敦焉嗟乎國家嘗有建義之役矣淮
之為淮則有洧口之師矣其始以人之功為已弗功也
辭之辭之矣若之何以人之勞為已勞也身之且身之
而弗身其勞也則曰吾不敢為利焉左移而右息焉民
之不為鮪鳧者猶幸幸爾古之儒者嘗以是為已病也

金史卷一百一十二
或不待請而為之甚乃不惜以其躬衛之曰吾學吾道如是也秦公以儒者之治治之又安能已乎明年庚辰大水軌以立植無逆于泐清江舊史楊廷麟樂而記之辭曰自古在昔乃牽乃顙乃涉其西華陽以別南曰蛇溪維小臯攸同蕭水激之遂曰滲國前之為此或廿年或七八年乃至歲易秦公成枳以仁以勇衆力以傳土樂工良使我人曰枳我公之為德制身者道制物者才公則有之曰王國曷徵我宅田曰王國曷正我徒我車

曰王國昌成昌洽我士我工嘻乎嘻乎江之永矣嗣者
其前良乎念茲戎勞敢告月日

國朝

御書閣碑

安世鼎

康熙丙寅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五載也治隆三代道邁百王武功振
而四海澄清文德敷而萬方於變士多操縵安絃之樂
野有家給人足之風議禮考文垂千秋之令憲巡方省

嶽洽億姓之歡心受正朔者已極雕題鑿齒之衆頌盛德者不假瑤環銀甕之詞郅隆之盛亘古以來所未及也臣世鼎猥以樗質持節西江察吏安民而外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心凡有興文造士可以敷揚聖化者勉力圖維冀効萬一之私伏查南康府屬廬山之麓有白鹿書院原係唐太子賓客李渤讀書之地宋初置書院頒賜九經及朱子知南康軍疏請勅額經書塑奉先聖先賢列像聚徒講學而規制益弘自是以後代有興

替我

國初前撫臣蔡士英亦加修葺近復漸至廢頽遂檄令前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高璜會同布政使臣張所志按察使臣孫蘭分巡饒九南道副使臣查培繼公同計議專委南康府知府臣周燦鳩工庀材重為修理於是廢者葺之傾者補之應創置者增飾之若殿宇以安先師堂廡以居師長號舍以處生徒倉庖以備日用以及亭臺為觀瞻之美橋梁為往來之需不踰時而煥

然一新乃延南豐鄉紳臣湯來賀以主洞事開筵授講
四方之士負笈而至者以千百計彬彬乎極一時之盛
矣復蒙

皇上允臣所請勅賜

御書匾額經書隨復檄令南康府知府臣周燦於書院內
東南爽塏之地建閣一座供奉所頒書籍以昭敬慎之
忱乃榱桷瓴甌之工亦僅兩月告竣時同襄其成者見
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何棟督理驛道僉事臣王

克善分巡贛南道僉事臣丁煒南康府同知臣陳琅通
判臣甯立隆星子縣知縣臣趙世福分董其役者南康
府經歷臣劉從恩照磨臣胡發也臣竊惟自古帝王凡
發一令行一事非但立法制於一時亦以垂顯庸於後
世我

皇上以濬哲之德建中和之極君道與師道而並著治統
偕道統以同昭今書院之興雖在一方傳之史冊千百
世而後頌

皇上之聖神文武者茲亦其一端也不有紀載之文何以
風示奕禩臣不揣固陋謹拜手稽首序次其事而系之
以頌頌曰兩儀嬗化五精遞運海潤日輝見離出震歷
世相承功高德峻重熙累洽皇圖丕振爰及我

后惟睿作聖既奏武功亦敷文命一人作則萬邦以正堂
哉皇哉於斯為盛微臣持節濫厠江潯仰承聖化逖稽
儒林白鹿呦呦洞闢山岑功成入告悚懼彌深

帝曰俞哉惟汝所請乃命禮臣併咨祕省寶篆焜煌琅函

彪炳遙望五雲光涵萬景相地諏時飛閣傑構五老倚
檐兩湖環甃朝日出林晚烟迷岫名山勝迹大江之右
臨川彩筆豐城寶劍天章所被景物爭煥賓客書屋知
軍講院九疊屏風另開生面羣工鏘鏘兆姓翼翼欣逢
盛典曠代無二春千秋羽禮明樂備多士思皇名教樂
地堯曰文思舜曰文明帝德光華異代齊聲轟轟鼎鼎
萬古鴻名匡山並峙蠡水同清

新開通濟河碑

齊之千

皇帝御天下四十又一載九州内外悉主悉臣海無怪風
貢使相望於道決河且告成功天休人事罔不聚順維
時則有知進賢縣事三韓尚公本朝勲舊之戚平南大
國之裔載綰下邑之符來親勤民之事蓋五年於茲矣
始至按圖視地喟然曰進之人文不競居民沴災者由
形勢之變遷也元鳥之詩曰景負維河周公之城洛曰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古聖人猶致擇焉屬在有司而
可忽乎哉且志所謂山如負宸水若朝宗者進之形勢

也壇山幸無恙河水躍而東而官廨旁有池曰旱塘汙穢壅闕不可以不治也遂躬率民夫操鎔畚土剷其垢濬其源指畫水道所出入曰如是如是居民繆謂不然已而掘數丈得故道石甃宛然並於河舊傳趙宋時有辜託者神僧營度斯治孰謂公之不假圖經而合也異哉方是時進言者曰洩溺解而昏淫除沆瀣入而靈秀發水之清濁氣之美惡也前令築兩堤堵河水內流請加功焉公曰已之民力憊矣不可以復也居三年乃更

合僚屬而諗之曰吾之有志焉而姑已之者非謂其踵前令而為旦夕苟且之計也賈待詔之議曰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此治河下策也吾聞之也因人故無功無功故惜費惜費無功不可以謀久遠蓋嘗覽是邑之圖而嘆息矣往時院澤常湖之水匯於城南不支不滲截然安流由新橋入城折而西由西折而東北出城又折而北此地勢也溢而東水盛而倒行之使然今乃自南馳而東吾不知變遷之何日也僚友士大夫有

相余者乎願捐貲復河之故道雖勞費不敢辭即日詣河壩詳度地勢議河先扼其百會之咽喉不虞沫湍之蕩析也議堤使峭如邊牆之鎖鑰不用咫尺之彌縫也得傅氏田若干畝而鬻之諏吉興事肇基於河凡開河百丈有奇旣廣旣深洋洋乎巨浸哉河之外築堤堤長百丈有奇孔固孔厚蜿蜒乎若虹之飲水焉河入城為新橋橋久陷構石鼎新凡幾甃橋之下淤沙如大阜爬梳鋪罅突者窪然成壑矣通用匠若干夫若干錢若干

夫以錢募錢以日給虛往實歸懽忻子來公尤不避寒暑或昧明或日昃必親往其處斟酌盡善焉旣勞心又勞力以一身而建合邑之利一日而起百代之衰此數十年父母斯邑者之所不及也公治河旣成渠兩傍鑿及泉中間參差治百千坎春漲猝撞沙土旣脆薄易動又當流順下如山排人力曷加焉公之善出奇不煩而致功者其方略類此史傳稱治水者必曰禹功而李冰史起鄭白之徒猶得以次其名於河渠之書旦暮

聖天子詔召公即以河事用公其功名豈在徐武功陳平
江下哉公為邑城鮮狐鼠之奸民絕逋糧之累所以陰
賜後人者蓋有無疆之福焉願繼公者無忘斯役也公
諱某一時同城在事者貳令孫公某儒學某某總司某
襄事最勞者龍山司韓某捕廳俞某主簿吳某宜書乃
作頌曰伊昔建國礪山帶河岐豐鎬洛王居有那自天
命之地氣亦多青烏小道經傳不訛瞻仰進賢有爛東
阿德曜所居形勢逶迤熊嵐霧挿仙嶺雲摩雙流九曲

雪浪銀波如兩龍蟠縈繞婆娑烝為偉人躔會星羅經
時伊呂抱道邱軻孰塞其兌而別有沱孰翳其壻而不
盈科高岸為谷自古如何理極數壞靡由物過惟變乃
通惠我神君神君維何平王之孫內水既奠外瀾斯奔
乃築長垣乃梁水門乃阡疇疇乃夸高丘新河渾渾注
於公門哂彼故侯凡泥啾啾夫豈異時噤不克施禹廩
二渠公功允如寰宇需公公任鉅隆頌詞河洲揚公烈
休天吳斂翼陽侯屏息敬共護持年千萬億

廬陵縣廟學碑

闕名

蓋聞素王受命立制度之三徽元聖察時啟文明於萬禩貴而無位功侔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德冠皇王之首是以環林壁沼一寓縣以同風釋菜合聲懸貞明而不歇青芹翠藻自昔為然負笈橫經於今為烈惟此吉州繡壤廬邑名區上當星紀之交躔于牛女下接衡瀟之會界在荆揚山則南嶽分支底青原而歸極水則聶都始濬匯白鷺而成川地勢方中土風滋厚珠圓玉潤碕岸不枯陰蔭陽岑林泉自美百

蕪蕃殖庶彙咸亨是以英彥挺生名臣輩出里稱文學冠蓋
如雲鄉號儒林簪纓接踵粵自有宋以迄前朝論人物者
廬為稱首然數十年來老成凋謝光皎索然繼起寂寥典
刑墜矣川原斂色雲物韜華試問所由仰知其故碧鷄
金馬本來井絡之分斷髮文身自昔荆蠻之境然自文翁
西去始聞江漢炳靈若非范甯南來安得秦航知化則學
校之暴重也嚼乎明已惟廬學之始建實宋慶厯之年迨遷
徙之議興在明成化之歲越孝至肅又三徙焉以致堂構

愈卑規撫益隘榛蕪翳平城苔封絡網眉絲軒撈塵
漬蠹次鼠迹幾同灌莽之中牧豕芻鷄遂混市塵之內
當事者憂之欲移建者數矣或扞於所議竟成築舍之
謀或絀於所資空作望梅之想乾隆七年明府鹽官錢
使君界以為夏絃春誦化俗之樞機西序東庠政刑之
根本佛時仔肩力圖興舉時則有若鄉望太學生羅玉
東首捐三千餘金倡率先導緣是諸紳士扶義雲趨輸
忱颺舉不帀月而為數萬緡有奇乃於舊司李故址卜

食墨焉其地則庠豁曠朗高明有融博暘坦夷鱗眴無
際前則雙流瀾灔春水文波後則雄嶂岩嵒曉嵐重帶
於左則螺峯玉嶺竦喬木以蓋蓋於右則白燕西原干
青霄而嵒岬僉曰壯哉此基扃也於是徵材荆右栴梓
如林剖石崑岡礪砮若阜薊蓼不棄磧礫兼收遂乃廣
徵匠氏大召工師般爾挈侶而來倕繭攜徒而至因曲
就勢小大不遺畫棟於墻奐輪如見鈎繩初下剖削頻
加人影傑池斧斤雷動喧聲吮聒畚揭雲屯抗大成之

峻殿闢崇聖之靈宮巨棟磬礮鴻梁戛孽飛薨蹇者反
宇耽沉遠圖思樂之形近取乃流之狀層臺縋獵與澀
浪而俱浮縵窳鱗塼共罌愚而相映綺甃櫛比雜以琳
瑯文招鱗鋪飾之羽翠擬容象本鵠鵠將飛刻顰成真
蚪螭欲舞縱黃鰲之稱捷難以陵顛即離朱之至精亦
將眩眊越有兩廡長廊周建五龍驤首駢室參差九鳳
舒翎曲闌遶遶象勾陳之迴衛列宿經馳似閤道之周
陸環金羅拱迺樹鐘鼓之樓聳陽馬以承天立飛鵠以

偃月晨鏗銅史虎嘯龍吟暮擊靈鼉山鳴谷應顓蒙知
警聾聵咸聞更有禮器之庫敦彝盈几法制班然琴瑟
在囊元聲希爾恍聽舜韶之奏如觀魯廟之儀共識雖
鼎犧尊無勞博古豈若爨桐亭竹冀遇知音爰樹戟門
以達樞星其間潁池在焉架以虹梁甃以磁石和風蕩
漾碧檻游空皓月澄鮮玉樓倒影其旁傳以名宦鄉賢
之祠重門洞啟華榱高張仰止芳聲具瞻清躅又於崇
聖之後矗以尊經之閣百丈鈴鐺三重岌葉丹黃浩汗

杜庫無逾簡牘縱橫曹倉莫比閣前又列二祠東祀歐陽西祀信國兩行間氣川嶽秀鍾百代高風人倫物望亦有兩齋秩然跂立締構聿新外自堂皇內及廚湑無不畢具乃繚以朱垣覆以翠瓦瓴甌犀齊垠坻磐互非止金隄之百堵有同飛磴之九筵包絡既完總表華闕號曰大成之坊而新宮之規制大備權輿於壬戌之冬凡再閱寒暑落成窮竒極妙上憲紫陬山鎮星連下扶鼇極髹彤相間木盡緹文金碧交暉土皆締繡此非常

之巨構希世之豐功也昔鄱陽內史修庠序而多士景從征西將軍開橫塾而學人移向莫不垂諸竹素備在芸篇則刊勒之典顧可後歟况家屏居雖梁苑籍本廬陵鷄犬閑閑邑居無恙松楸鬱鬱丘隴猶存幸逢畫錦之秋叨任承宣之軼此日講堂禮殿瞻茲桑梓之宮牆他年樸棧菁莪慶我枌榆之子弟則此操管之業敢以非文而辭哉其有諸紳士姓氏詳列於陰銘曰西江之郡於吉為脊吉之附縣於廬為赤結有炳光融有神液

疆井隱賑號為奧邑鬱乎人才含章挺生思絢道德藻
挾天庭世載其英廬惟首稱嶽魄川精展矣地靈雖曰
地靈亦由學校文翁守蜀石室興教范甯治杭黌宮有
造濟濟多士繫此廟貌廬學始建惟慶厯年地既爽塏
棟亦綿延屬在成化廼徙廼遷擇處湫隘混并市鄺賢
哉大令作人是任文治光華在此數仞亦有鄉望捐金
勿吝慕義馳風輸忱接靳乃撰其辰乃卜其地大木是
求文石斯致王爾爰臻公輸自至日省月試粵有執事

峻殿崔巍靈宮截紫層覆眈眈高基轆轤鸛鵒棲梁螭
龍蟠滌太虛有象崇岡匪岳櫺星將將泮水湯湯鐘鏞
以隍鼗鼓其鐘甲乙丹黃籩豆大房惟鄉先生祀於其
祊瞻彼朱垣朱垣涵也仰其華闕華闕燁燁有仞杏壇
再啟槐市隅維間表修衢俛眎猗歟隆構希世莫睹壯
爰以來未之能武作鎮南服同符東魯垂此貞石永永
終古

宋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

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于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
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
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
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
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
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
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
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

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
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
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
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
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
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
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

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
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
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
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
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
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
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

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

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
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
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
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
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明

栗岡阡表

曾 皋

嗚呼是為吾都麻洲冷水塘彭氏徙河南夏邑派高祖
仲寬居士之墓墓在栗山岡蓋祔考君琢公左云其元
孫端吾侍御視鹺兩淮為之大封而碑識焉予為表之
曰天道於仁人之家深矣始必有轉徙拂逆之施以寓
夫遺碩存仁之意然後付以毓賢啟祚之祥以收其蕃
衍食實之報一世百世罔弗獲者若居士可觀矣按居
士姓彭氏諱仲寬先世居吉水水口與東瀧侍講水厓

方伯今雲南左方伯宜所戶科右給諫元性申陽守念
素諸公同族里至達泉公始徙冷水塘公子琢琢生居
士則侍御高祖也予生雖晚猶聞父老傳述居士貌美
如冠玉隣翁張存忠奇之有女四人許字第二引與同
居於是居士為張贅壻居士僮僕不羣根器自厚視人
急心欲濟而力不逮念翁素封數稱引君子富好行其
德以相風翁為憬然適歲饑父子應詔上賑粟二千石
里中陂池諸水利更修築靡遺皆本居士力贊至今誦

居士之義不衰張勗春暉堂好事者爭相賦咏居士有
人生皆寸草誰解答春暉之句翁嗟賞久之至欲中分
與產產且不貲居士私念四甥愛宜均我奈何以同居
偏被固辭謝翁愈益憐愛顧竊疑少年太英發以為憂
亡幾何果一疾不起時為永樂己丑距生洪武甲戌得
年二十六張孺人少居士二歲稱未亡子男二伯悠遠
甫四齡仲悠久即侍御曾祖猶在抱孺人屏華茹淡躬
勤紡績以節自苦手撫二孤俾至成人則呼伯汝其明

農作食子他非汝所事呼仲汝好修又好游游則南北
惟所之將大吾彭此地不足以羈子也蓋當孺人之將免
身家有冠鷄日午登於屋向北中立而啼已復下而仲
生居士喜曰吾聞男子生而志四方鷄兆不誣兒顯當
在天下之中孺人謹心識故詔之如此已孺人疾終正
統戊午五月年才四十四葬本里浮水蛇形令甲節婦
五十得旌孺人不少待世咸扼腕伯氏生東震東震生
集賢無子子張氏子曰蓮蓮生華志志生第三子清乾

繼彭祀仲終孺人喪客游楚沔至夏邑而定居事詳鄒
南臯給諫所撰孝廉公誌中娶吾廬陵劉夫人實生伯
子孝廉諱中美登嘉靖乙酉科連不得志春官棄去理
學名世子好古登嘉靖丁酉科仕為新城同官兩縣令
祀名宦仲子中孚萬歷癸酉貢士授荏平訓導子學古
萬歷癸未貢士授聞喜訓導孫健吾萬歷癸未進士端
吾萬歷辛丑進士即侍御君七賢亞魁萬歷乙酉與侍
御同登侍御而下為國子郡邑諸生者彬彬於爍哉盛

矣翰音登屋其偶然耶要本之居士質仁引義克當天
心故樹德自南發祥自北於此遺果於彼食實藉游徙
之微權昌仁人之嗣祚深哉天之於居士也予又竊於
侍御有慨焉昔我歐文忠公宦游中外而老於潁其表
厥考崇公之阡之在瀧岡者叙述仁孝至感泣鬼神千
古以為美談崇公後為居士因人行德猶求生之念文
忠後為侍御明本封阡非有待之私士紳聞且見者又
以為美談可不謂廬陵兩勝乎然瀧岡松楸非聶貞襄

公從穎上尋支屬俾歸而主之則歐祀為若敖久矣居士去今且二百年自蓮承繼麥飯無缺侍御以五世之親阻河山之遠所以為世祀世守計者靡弗肅焉靡弗周焉即予不必自附於貞襄而鬱鬱栗阡千古自在視歐幾絕而後續不有間哉予故有慨於侍御重為居士幸世有生斯去斯漠然蟋蟀之感者於是可以興矣作栗岡阡表萬歷辛亥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一